范伯子文集 下

范伯子文集

卷第七

秦昌五詩序

往余初至冀州而州牧吳公讌余曰居此樂也指而謂余曰是州判張君善藏金石文字是吏目秦昌五善爲歌詩因與之還往信然蓋吳公取其署之征徭所入而三分之俾各享千餘金故皆得以無事而坐嘯焉昌五本姓姜而後於秦江南舊族也故其人有清才而尤愛樂人士吳公每試得州之奇儁子弟則舉以屬之吾昌五識慕之而從九未入需次於州者若年少而才

通州范當世无錯

堪讀書吳公則舉以屬之昌五曰此以煩君教勿相撓也常用此爲笑樂昌五之弟問桐亦問學於余時與李剛己劉乃晟共齋而讀昌五時來觀之若津津乎有味於此也如是四年余南歸省親吳公亦棄官而教授矣及吾再唔吳公於天津則知昌五已死問桐已復委姓登賢書及至去年而問桐與剛己成進士並來謁余於天津猶言其兄之歿於舟次甚慘及是余來江寗問桐來告以之官安慶謀刻其兄之遺詩且言吾兄不幸居末秩而年又不永所成就止於此此賴先生與吳公傳矣嗟乎問桐汝以吾與吳公爲愈於昌五者耶彼固一時之桀耳今胡可以再得今之世猶能以教授爲生而吾與吳公皆已岌岌不能自保況乃至於年歲之後衰老力盡自顧百無一長

有求爲人役而不可得。是其哀來安旣哉。則吾未見昌五之不壽爲可悲成就之不多爲可惜也。姑行子之意而已。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

祭張封翁潤之先生文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旣望。范當世乃得過弔其友張叔儼季直。而補奠於其尊父潤之先生之靈曰。繄賤子之得交於叔季。於今二十有五年。始登堂而拜父。在今上之初元。公迎門而撫笑。旋釋事而來言。若深幸吾親之有子。而亦因之來往乎寒門。遂交推而互贊。期百歲之相存。人之擾擾於世。內變化不可以勝。原有失於此而彼遇。有北轍而南其轅。嗟兩家之兄弟。逐風塵而累還。旣酸鹹之互異。亦升沈之各天。屬於津沽乎小住。遭叔氏之南旋。忽違

公以十稔度慈心而泫。然用附書而陳狀。異世俗之寒暄。謂公無幾言而問及我。懼叔氏之無以對焉。茲非謬託於親愛。實亦公言之未諓。計及冬而歸省。得拜公於果園。何圖未及歸而公以卒。曾不為我稍延。昔金恭人之沒也。余不憚百里而星奔。恨公喪之獨否。屬有故而羞陳。殆昔勤而今惰。豈今疏而昔親。自問百不如賢子矣。猶庶幾乎斯言之能誠。惟公神之可格。藉薄奠以輸情。尙饗。

瑞蒪侯方伯夫人六十壽序(代)

光緒二十二年正月之吉。四方既無事。江寧繁庶之地。歲物有登。民氣康樂。於是方伯瑞公治寧既七載。夫人長於方伯二歲。屆六十壽辰。僚寀上下百

執事之人咸以適當暇時躋堂進酒以勞苦方伯而即以爲夫人壽某某亦屬吏也不可無辭或曰方伯務盡其臣子之分不爲奇績異行以表襮於人夫人以柔嘉淑善之則順承其家而亦無所宣著於外者子何以爲辭乎某曰不然自古以迄於今自一人一家以迄於瀛海九州殊方異族綜其所以能自强而膺多福者豈有他哉恆行而已矣恆行也者平實中正專務於其職業而弗遷者也今人不知平實之可貴務張其材智氣淩諸公以爲無出已右及試以事而成者少矣其又甚者則翕厭薄前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以爲不足復存而別求所謂經世之術老成人惡之惡之誠是也乃其憂深思遠而亦無益於國家何也則以其少壯之所習類非當官之所需而其所固

守而不移者亦或非今時之所急也故某嘗建一論以爲滿洲士大夫之出仕其材力精神不甚銷耗於帖括繁重之業其俗尙風氣樸愿勤懇亦至今猶有存焉者夫其學於官者誠久則其於吏事將不期精而自精其爲人不以論說聞譽相高則吾知其無曠厥職矣茲雖不必盡人而能然苟爲瑰然傑出之人蓋未有不如此者非阿好也吾觀方伯自束髮已爲內閣中書爲刑部掌印郎中爲總理衙門章京蓋服官京曹二十年始出爲外官以至於今又二十年矣其爲甯紹台道也至十年之久去而西人慕愛之取忠信篤敬四字繡額以頌之夫忠信篤敬者聖人之言而在今則迂生之談也其或不以爲迂而間爲是說則亦自謂其能如此耳非必出於蠻貊之口也而方

伯乃確然得之於西人。則吾所謂平實中正專壹弗遷之恆行豈不信有明徵者與。豈非高才攘臂而不可得而亦老成人所撫心未逮者。與大者如此。其他可知。故吾於方伯之政績不復一一陳之也。自古世家大臣勳望福澤與國家之元氣相因依。而滿洲人才之盛衰。其關係於本朝者尤大。今天下當多事之後。大夫君子時不免爲過計之言。然吾觀方伯爲善之氣如日之方中。其所抱澤而僅得施者蓋亦什不四五焉。然則自茲以往外膺疆寄內參密勿。其爲福於天下胡可殫量。即夫人之在貴而弗驕居高而善抑寖昌寖熾以大其家者。又安有既極哉。某竊以方伯與夫人之膺福受祉。於以見我國家氣運之隆。而因述滿洲士大夫過人之風。以爲吾儕服官者勸焉。

金陵劉園九老讌集圖序

余以乙未冬薄游金陵。而王欣甫招余飲。其上坐者爲淸河李蔭唐。談論最豪飲亦最多。貌若六十許人。年旣七十有四矣。坐與主人相接而爲欣甫之姻亞者。海甯許醴泉。其貌亦若五六十歲人。年亦七十有一。余竊怪此兩君之善養。而李君因盛夸其嘗爲九老之會於劉氏之園。有圖有詩。將乞余以爲序。明日。許君果挾其圖若詩以來。方知其餘七人者爲銅陵冒耕之。蕪湖濮詠高。長沙閻星槎。桐城朱蔭棠。全椒吳雲章。錢塘章衡三。懷遠宋召棠。皆年七十餘。或且八十。而詢於欣甫。則知此九人皆頗嘗以材能自異。或爲州縣爲賓客。而無寒凍饑困之事。幸生太平無事之日。而處山水名勝之地。羣

萃而舉一觴和歌以相娛如孺稚然誠哉其有以爲樂也顧猶自疑其名位不顯未能如前世諸公所爲遂欲得余之文以道其所樂夫人之爲樂則豈必資乎名位者哉古之言樂者莫善於鄒子矣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三樂也此貧賤樂道之君子所以得自壯也而榮啟期之徒徜徉自恣其爲樂也亦有三曰吾得爲人一樂也吾得爲男二樂也吾得九十焉三樂也是亦古之知道者流於鄒子所云猶邈然不足闚其意又何名位之足云乎然則幸當太平之餘日而悠然得保其生理以遨以遊以娛嬉而終老此諸君子之所既足宜無待於區區而以余感慨身世之餘若舟之放乎中流而未知所屆對皤皤之諸老

恨生晚而長吁。乃益信啟期之難得而興嗟於孟氏之爲儒也。於是乎書。

題蘇子瞻手書阿房宮賦後

客有蘊藏富識別多頗自樹於文字間者。因與之言宋人之遺迹。笑謂余曰。玆事之難也。以裴伯謙之明敏而蔽於阿房宮之贋本。彼豈蘇氏意耶。余聞而大怪之。念吾伯謙何至是。而客非無據而云然也。既從觀此本。然後喟然嘆曰。嗟乎。是宜然。譬吾一生。則亦多狀矣。卒能遺外形骸。并不必由吾道而觀之。獨取必於吾心神之間。望而知其然否。此豈能得之人人者乎。他人之書意吾不敢知。若蘇氏則吾類也。吾以知客之未能明此。而伯謙之守此不厭也。伯謙亦吾類也。

題包愼伯手定小倦遊閣文集後

余師友間多稱述包愼翁者。然余但好其書。未觀其文。乃者莊秉瀚以小倦遊閣文稿三冊及敘目一冊相示。且欲得余稍稍論記而觀焉。余旣讀之累晨夕。畧得其概。大氐余所歎願者亦且四五。而不盡然者。亦其所從入之途異。不足以爲病也。後生之於先輩。則豈可妄論者哉。秉瀚謂此四冊者。自一二稿出鈔胥之外。餘皆先生自書。此大不然。余觀此三冊繕正之稿蓋畧仿先生之書意。亦且有兩手之不同。往往得其旁改一二處。則優劣相萬也。以告秉瀚。秉瀚乃固執而不移。夫此相萬之理。人人共見。至易明也。而秉瀚顧謬執之若是。豈非如錢獻之傳魏默深所言之理。亦人人盡知之。而愼翁獨

怒而不信者乎夫愼翁之所以一旦自蔽若此者未必非輕毀方劉之故而遂有所往而不反也吾故曰後生之於先輩不可以妄論者也

題茗柯文集手寫本

皐文先生之爲古文也不知後世有所謂陽湖派也法桐城劉氏之所爲而已則亦不知桐城姚氏有類纂之行乎天下也方其始也致力於文事由辭賦而通於姚氏有合焉姚氏之意以謂自高唐神女至於蘇氏之赤壁皆一物也此則非先生之所及知故其爲七十家賦鈔至六朝而止矣嗟乎此先生之文所以猶未極其至也歟然其限於此也亦年爲之也是四編三冊者皆先生手寫定之稿其自文質論以下十八首爲一冊皆集外之文觀之可

以得其去取之雅意。先生之猶子仲遠先生。爲莊君心嘉之外舅。莊君之子秉瀚持視余。並以前籤爲先生自題相詡耀云。

謝節婦傳

謝節婦。霍邱裴氏。國學生以守城勞詔許祠祀諱正心之子。而前知通州裴公大中之女弟也。道光二十九年。年二十。歸同里謝世岐。咸豐七年。霍邱陷於寇。霍邱父老先寇聲則令其子若婦挈幼稚走避而身自居守。故世岐夫婦從諸裴出在外。及世岐之父母陷。婦則亟欲死以殉。曰。世亂吾何之。吾從親地下耳。是時方有子女四人。固不令得死。既免於難。而子女四人皆病歿。其兄憐之。挈其夫婦居河南之信陽州。頗以家所遺餘財設賈商城之南食

親戚僅免者令世岐主之明年寇走商城世岐出不意抗賊亦死節婦方有身不令得聞然是時寇常飄忽數百里間人不能自保節婦一日謂其兄曰鳳山其已耶吾夢與之見而有所鬬四面逐之而不我即也設辭寬譬之乃已鳳山世岐字也已而生女其兄益憐之矣於神曰吾妹聞也吾以吾三子後之比二年不聞猶日製衣履寄鳳山客中積之盈笥一日鮑氏嫗望見兒褓曰兒免孝耶節婦愕而止之曰是已曷不語我狀衆皆悔之以其不甚也亦遂語之節婦乃大慟幾絕兄爲道其意不得已撫其第三子景祜爲後景祜者亦竟不育世岐之從姊妹適羅者有壯子矣節婦曰是亦與謝有連也請以爲子節婦爲人性烈更多難遇事專決如男子尤惡不善親鄰畏之光

緒二十四年。節婦年六十九矣。其兄子知番禺縣景福以告通州范當世。范當世曰。節婦父兄君子也。吾聞其娣適李曰李烈婦者。後節婦喪夫之兩年殉於潁上之難。及今與節婦並稱焉。善以類從。信哉。吾獨悲夫景祐死於義無所居。要爲不沒其性。其伯仲言之有餘慟焉。命難全也。夫手足烝烝。再世悼心。可謂也哉。

李烈婦墓表

嗚呼。咸豐十一年潁上之陷於賊也。殉難者惟李烈婦一人。自喪亂以來未之有也。然雖李氏之人皆曰是難也。可以死。可以無死。烈婦縱非死而不安。孰從而矜異之哉。此其所以積三十餘年而世猶莫得而傳也。吾聞是時守

城者苗練。陷城者張洛行之黨也。苗沛霖方以是時圍巡撫於壽州。而頴上賊渠陶姓者。故役屬於李烈婦家。去爲捻者也。官賊之不分也。豺虎之不可羣也。而烈婦乃正命於斯時。可謂毅然決然不惑於流俗者也。烈婦。霍邱裴氏。吾爲謝節婦傳。既定其世矣。烈婦行在謝節婦之次。咸豐十一年烈婦年二十二矣。以是年四月嫁爲李孝鑑妻。至六月而難作。其兄大中聞難於信陽。曰。吾妹其死乎。已而果死。亦不得其狀。其後有吳媼者。貧而寡。傅於李者。流涕而言之。蓋賊之來也。烈婦走投後園池中。水淺不得死。賊既驅李氏之人而別舍之。烈婦反室屑金自戕。賊入其室。初不知有人。罵而後知之。殊以爲笑。既知其不可使。則力而行之。又不可。乃衆爭焉。烈婦驟而攀臨街之門。

怒嚼一賊脫虜賊乃加數刃而舍之去吳媼潛來視之氣未絕曰幸矣吾不出此門其後二日烈婦之姑怒駡陶曰何爲殺吾新婦陶因跪謝求善棺而埋之裴景福曰吾嘗往而祭之皐田中猶昔日處也又曰吾七八歲時日從吾姑深房中猶記其默然而軒眉如有不可一視者

范當世曰人有謂咸同之際盧鳳潁之地相屬也潁州以苗沛霖故武勇材傑之士多爲所掩遏賊壞不復能與廬州爭功名此俗論也人苦不自立李烈婦一方嫁女子去萬衆而獨賢求一是而歸焉方且磊磊軒天地之間尙何賊之能掩哉

通州范當世无錯

卷第八

冒伯棠六十壽序

自余出而試童子。則與如皋人士相接。若伯棠者。吾嘗兄事之。冒之先曰巢民先生。與吾先人十山公同時以文采相尙。稱邦國間二百年弗衰。余自幼而樂聞之。故私心尤親伯棠。以爲冒亦至今存也。縣人三年中必四至州。伯棠挈其徒友及身自與試。則吾必旬日過其廬。從言笑爲樂。其後吾辭學官而出游。而伯棠亦舉於鄉。乃間別二十年不復相見。去年冬。得見於州。則

伯棠之子與吾子並補學官弟子第一。吾好譽其子。而伯棠獨譏訶其子之文。更用此相譏謝以為笑樂。然其意興各不如初矣。今年春。伯棠來吾家。告余以年且六十。而問余所以壽之者。余始愕然。已而尋其年則良是。因益歎流光之易過。而少壯之未能以一瞬。太息久之。然我以為若伯棠者亦且無憾於其將老也。吾嘗言之矣。內保其家。外激其鄉。古之賢哲未有過此者。且夫世變愈大則成功愈難。士大夫雖欲出其死力以與時爭。終不能有裨補於世。或不勝其激烈之行以蹈危而陷害。此猶其上之上者。自餘文學聲譽之衆。慮無不臨難而變節。半途而喪志。外擁其所既得以塗飾耳目。而內苟焉以取隨俗之富貴。不幸而敗。必有猥賤之行為一世觀笑。幸而不至於敗。

彼其氣已薄而性已漓。亦不足以長養其子孫而感孚其鄉里。以余二十年所見四方達人長者。愛之而不信。觀之而不洽於心者。亡慮皆以此也。嗟乎。此巢民先生與吾先人之所爲。所以遠今思之而卒未有以易焉者也。夫名愈高則身愈危。二公之初。亦幾不免於世禍。然其卒也。竟能以貞悔自全。鄉人徒豔其文采耳。抑其孝弟敦睦之行。父老傳之。有不可誣者。斯足則也。余既好樂二公之所爲。而身自惴惴焉避名逃利之不暇。則伯棠毋謂我有遠圖也。吾且樂推伯棠之爲人。在不顯不晦之間。不營於財。亦足以自給。有文以昌其徒。有德以貽其子。丈夫不得爲於世者。若此亦庶幾其可矣。何多求哉。何多求哉。請以爲壽。

唐府君墓表

唐府君既卒二十有四年其孤江安道庫大使億年奉其繼母周恭人之喪啓府君墓而合葬焉周恭人所出之子後從父者曰增貢生候補江蘇按察使經歷熙年遊宦通州夙於當世追述府君之遺烈乞爲其表墓之文余觀府君前時遭父喪去而爲賈恂恂然惟養母之求已乃値咸同大亂之世府君益展其才奉母居海寧而治生貿遷於上海上海於時已爲寇蹤所不及親故避寇來者府君分財以贍律屋山家園以居之各稱其所能貲之使謀生人不知有離亂之苦而浙西經商趨上海者貿絲爲大宗府君益創建滬南絲商會館愬集莞轂鬻財滋豐邦人大和可謂仁且智矣迂生腐儒不幸

生亂世。不能豪末裨補於國。乃至惴惴不自保其家。骨月親舊不相收恤。猶秉一節。期於因死則已矣。其何能爲府君之所爲。而聞者外夷之禍日亟。中國之力日絀。民貧而智弱。豈獨儒生無所見績。以余所聞。江浙蠶桑之利亦盡爲夷奪。業此而破家者踵相屬。令今日有府君其人者。當不至若是之無策耶。府君慕義若私嗜。其鄉人稱之如弗可罄。余獨有感於時勢而言。而歎府君之才之德。乃尤當爲今之世所絕稀也。府君諱思恩。字蓮伯。浙江仁和人。祖某。父某。皆良士。配陸恭人。有令德。生德年。先卒。附葬湖墅。周恭人自少時已刲股療母疾。嫁於唐事姑一如其母。方亂時。府君能自辟於外者。以有恭人也。生熙年。頤年。教三子皆有法。一女適高爾夔。孫三人。府君卒年五

十有二。周恭人卒年七十有四。葬在龍井獅子山。光緒二十三年通州范當
世表。

家奠文

年月日。不孝男當世率二弟一子二姪一孫謹以羊豕告於顯考府君之靈
曰。嗚呼。府君之逝也三月餘。而不孝之寢興已漸復也。不孝之心萬死而何
辭。豈意一病而不能哭也。鐘也亦徒曰與之俱。謹究不能以自任也。而今而
後。不孝兄弟皆得生。府君一往而不可續也。府君既慮鐘鎧之幾於路間。父
當疾甚之時。挽不孝欲枕而共歇。豈不以父子誠爲一身。而不料其終各自
活也。嗚呼痛哉。府君之期待不孝也太厚。而不孝之自待也恆薄。遺府君之

存而過惡已山積矣。去年。府君怒而不孝嗁。府君曰。有七十老父尋汝疵。汝應矣樂。當時不覺此言之太悲。孰謂過此而終不遜耶。嗚呼痛哉。鐘鎧之成名。府君以爲不孝有力焉。詎知府君所授者忠信刻苦之遺。而不孝所開者浮夸逸樂之習。不孝實爲府君之罪人。非痛改而何以自立耶。不孝以嬉娛膝下之身。忽露處爲一家。督不留身而不可留。則懼以貽辱。屬纊旬而不眠。獨於此乎。反覆父生我而何爲。天奪我之太酷。嗚呼痛哉。日月不居。葬期已及。賓友走助。鄉國來集。仁賢歎嗟。鰥寡雨泣。豈況不孝之悲哀有不肝腸之寸裂。惟府君之精神不隨世爲生滅。覬三子之無恙。復孫曾之在列。以臨命之不悲。冀來享之能悦。曾祭豐養薄之謂何。而已成今日之奠醊。嗚呼痛哉。

尙饗。

讀陳敬如所著書

黃河於中國可謂巨患。不可謂癬疥之疾也。然譬之猶腸胃之間。消導之功有時而不靈。則横決而泄瀉。釋不治者久則徹。而不遽能壞其全體也。今如有人。自中法言之則曰病心。而自西法言之則曰病腦。可以至於一日之間發狂大叫而死。抑或自投於水火刀兵而死。或涕唾流沫口鼻欹側焉而半死。或至不能爲人焉而八九死。其狀已著。其發也在日月之間。而是人之身則亦兼患泄瀉焉。明於醫者當何治乎。然而病者之家則曰汝姑釋是腦病而爲吾治腸胃。求其所以横泄之故而吾將大治之。此其不欲治焉可知也。

然而醫者於此。則曰吾見其患也誠深而聽其言也亦誠哀。則果爲之循途而擘畫焉。嗚呼。可謂仁矣。然其如虛耗日力何哉。吾讀敬如昨今兩年所著書而有是說。

兩江總督劉公壽序（代）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爲兵部尙書兩江總督新寗劉公七十晉一之慶辰。天子奉聖母之命。頒御書。賜珍物。娛樂老臣。意至渥也。而同時又有來京陛見之命。或曰。此朝有大事。非公莫能決。或曰非也。必有以公老爲辭者。俾入而覘之耳。二者非某所敢擬議。顧竊思公之一生。其仕已也數矣。每其仕也。未有不迫於事之難。而方其已也。未有不興於讒之入也。今公之

再出也且十年其任天下也益重而其爲時也亦稍久則凡民之擬於斯二者亦豈得謂之無因者哉長官之於下吏天子之於大臣所謂一德一心者皆由知之深而信之篤耳知而不知此不得用矣若旣知而用之矣乃亦有信而不信者此不出於用之之一時必其事之太難而莫當乃舉國而相委及其稍有偷安之一日則小人將利於此而上者亦不能無動於讒千古所謂魚水君臣無若蜀漢之與武侯苻秦之與王猛惟其大業未竟故終任而不疑耳若將統區宇而致太平則二公亦豈能免哉我毅皇帝之中興也曾文正公之遇合爲最隆其間亦不能無動於人言特牽於事而不能去及公繼任則其勢亦有同焉者矣惟公處今日其所負荷者益大且艱而其與朝

廷之恩誼益重且篤矣。此不能爲小丈夫之悻悻而獨宜爲一個臣之休休者也。然則公但挾誠以往。而讒言將無自而興。且某壹不解今何等時而小人猶欲偷安於日夕耶。四夷非公莫應。天子非公莫依。而兩江氓庶及我奔走百執事之人皆於公有百年之賴焉。即我公欲稍自休焉。豈可得乎。某敢進斯言以爲公壽。即以祖公行。

遊歷日本考察商務記序（代）

人有恆言。皆曰知己知彼。夫暗於自治。終古病焉。知己難也。然不知彼又何從而知己。彼己之間。强弱之積。其大至於一興一亡。然其差別乃或起於人工物力纖芥之微。而在今日尤係於商務。今之時勢。蓋亦人人能知之而能

言之矣。某不必言。且亦有所不忍言。及若內而政治。外而交際。宏綱鉅節。更有非分所當言者。惟獨拳拳於我民商力之絀。必不甚與人國往來。而不能盡得其所以然。心竊恨之。去秋入都。妄有陳說。荷蒙聖明俯採狂瞽。而有考察外洋商務之命。某又思近己而相類者無若日本。日本。昔之貧弱猶己也。三十年間。由貧弱而幾於富强。與諸雄方駕。其由此適彼若是之易也。果操何術而能然者。與今年四月。奉命與日本上海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同往考察。以某日往。某日反。往反六十一日。就目所及。編成日記。呈由總理衙門代遞。而以其副本付之石印。夫觀於此。則彼己合矣。今之日本。彼也。非己也。知彼不難。一行人之微。數十日力之所能及。雖不敢謂盡得其概。而固已識

其大凡。惟夫用彼之長求己之短。則非一人獨知之所能爲。力而朝野上下凡有血氣心知者皆與有責焉。故曰難也。某譾爲其易者。以待其難者。

稅務司戴樂爾中國理財節畧序(代)

西國士大夫風氣最厚。不得獨謂之強而已也。惟積厚以爲強。故強也不可當。夫人所謂強者厚其力。而吾之所謂厚者厚其心。心力果有二致哉。彼不得自私其力。而務合一國之力以求其所公是而去其所公非。庶人之力所不能到。則以士大夫之心力通之。非是未有能善其事者。其仕於人國也亦然。吾用之而當其才。則務舉其職而思之。惟恐不至也。人見戴君進是冊。以爲西人之爲吾謀。其願忠也如此。信可謂難能。此眞兒童之見。彼其一國之

風氣固如此也。治天下者至纖至悉也。纖也悉也。而人自爲之。則力薄矣。而又私之。則心亦薄矣。故纖悉之中有條理焉。治者之責也。治之久而此纖悉之條理具於人人之心。戶喻而家知。非獨細事然也。雖至國有大政不可以纖悉論者。亦人人得從而纖悉之也。此之謂合衆力而成。一厚合衆厚而成一强。戴君雖言中國之事乎。而可以覘西國之政治矣。盍行之哉。

直隸總督裕公壽序(代)

昔者先公之督兩江也。在光緒之初元。今兵部尚書直隸總督長白裕公實撫安徽。先公嘗謂瑜慶曰。與吾共有是疆土者三人。蹤跡與裕公爲疏。然吾獨服其有操守而無侈心。不汲汲於功名而事亦舉也。瑜慶則謹志焉。於是

之時。距毅皇帝中興之期才十年。湘淮將帥狃於常勝。不事事。或至驕蹇不能奉法。公則陽與之處而陰束縛之。所部肅然。先公則自巡視臺灣內渡時即疏請朝廷治海防。歲輸南北洋四百萬金。期以十年之後各具海軍一大枝。時其訓練以要其成。弗鹵莽以從事。故有請移款治他務者則力爭之。有請用兵東方者則亦爭之。於是之時。匪但江以南海內有固志焉。先公即世。公再權兩江。在位日淺。亦未竟前事。昔之所持。寖以解散。又躁用之。於是乎有甲申之挫。爾後謀國者日益歧。或曰製船不如買船。或曰海軍不如陸軍。學生不如宿將。而五年停辦軍火之說興焉。君子憂時而無術。小人乘危而射利。暮氣相尋。各阿所好。於是乎有甲午之敗。三十年間中興之業蕩然而

天下皇皇或至仰望先公之時邈焉若不可及庸詎知爲先公所歎服而及今猶係屬中外者乃尙有公在乎公以乙未闕福州將軍兼管船政船政乃先公百計經營之地當時歲餉六十萬金盡仰閩海關而養船之費猶不在此先公去而常餉亦不時至矣及是朝廷懲前毖後壹以船政付公公於是乎籌鉅欵招洋匠遣游學將大有所爲而兄子翊清實爲提調公遂與之手稿往復署分言情意甚厚也公爲國勳舊誼同休戚其爲天下計久長固宜然獨眷眷於海軍挫失之後羅致船官子弟棄瑕錄尤拂拭而用之責以一洗豈偏愛故人以及其孫子哉君國之志大臣之量固宜綿昔賢繼造之緒而奠磐石之固也翊清蒙公薦舉將從之入蜀會公移鎭而翊清亦爲船政

所留瑜慶則與公子某某爲同年需次江南不得以通家之禮上謁獨過庭之訓無時能忘海軍始末非公亦莫可告語者公以某月日登七十之耆黃髮老臣金玉競爽子姓繁衍此宗社之福海內所尸祝非故人子所得而私而瑜慶區區所言獨感於今昔之故時賢亦莫有知前輩風義始終不渝與國相維係至於如此者也

題杭氏鋤經閣

吾友杭蘭亭芷衫後卿昆季不析產不責勞逸不計用多寡嬸娌化之門內大和吾行天下見亦僅是以極嘆願焉閒乃過其家而觀其所謂鋤經閣者有馮君涵初爲之記若將剔去治經家荒穢之迹以復於淸明正大之域其

說既信美矣。余以爲六經之道反復於家人而已。曰孝友曰孝弟云者。統攝百爲。兼該萬善。不友不弟。孝無成行無歸也。天下之亂。積於人人之家。父母去而兄弟爭。故令天下不復有完族。杭氏一家之行。誼余獨以爲得經意焉。故樂書之。且以示余族子澤春爲教其子者。俾知學有本原。課杭氏子弟尤以使之弗墮前美。爲治經之先務云。

祭外舅竹山君文

月日。甥當世及女倚雲。謹以濟酌庶羞奠於外舅姚府君之靈曰。嗚呼。外舅知女婿及愛女來耶。女婿不得逮公存而一至。而今來其何所歸耶。女之去家也才四年。既喪其兄。又喪其父。而能無痛切於肝脾耶。人之無父則生人

之趣已盡而後此皆爲苟存之年女壻之哭父也女憐之今女也亦罹此酷矣則相向而痛又安有窮期也嗚呼哀哉尙饗

范伯子文集

卷第九

通州范當世无錯

故湖南巡撫義寧陳公墓志銘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丙申。故湖南巡撫義寧陳公卒於南昌府城之西四十里曰靖廬者。其孫衡恪。吾甥也。抵書通州曰。父毀疾甚不能親告哀。惟泣言吾祖身後之文辭非外舅莫屬。庶幾不遠千里而臨恤焉。於時西人方以聯軍破京師。兩宮出走州縣。皇皇日有警。不能遽行。至閏八月戊申乃得走詣公殯。哭盡哀。已又持伯嚴而泣。伯嚴曰。茲已畧狀先君行實矣。卜以十月辛

卯葬於此。必吾子銘。嗚呼。公之所爲。雖吾友若吳冀州猶不盡知之。則吾固不可以無述。先是二十一年。中東和議成。公以直隸布政使督湘軍糧臺。見馬關和約而泣曰。不國矣。因大望相國李公。至其使還。留天津。亦不往見。吳冀州方主蓮池書院。頗爲公言李公。公愈憤其辭。而吾弟鍾會試歸過公。有言。公并誚之曰。若兄弟皆主李者耶。然吾後得其平心之言。則公尤望李公極知不堪戰。不以死生去就回上意。而猥隨俗塞謗。取禍敗室國。至於斯也。其年八月。上擢公湖南巡撫。公益若茹痛而之官。以湖南號天下勝兵處。而民智尤塞。過絕西法。至不通電竿。於是舉李公及湖南總督張公所已嘗爲及爲之而實不至或幷不得爲者。窮昕夕討論。次第而畢行之。行之兩年。而

湖南風氣盛開吏治亦稱最至二十四年上感於主事康有為之所稱奏益決意變法而屢詔嘉公忠公以上將大有為則無往而不須才遂罄舉平生所知京外官之能者與所屬吏士之可用者凡三十餘人備上採擇於時京官在京者獨楊銳劉光第而外官在京者獨候補道惲祖祁上遂擢祖祁為廈門道而用楊銳劉光第與譚嗣同林旭者並為新政章京公疏言四章京雖有異才然臣恐其資望輕而視事易願得大臣領之復力薦張公之洞疏上而皇太后訓政四章京誅公坐濫保匪人廢斥不用然固不罪公所為也而人遂洶洶目公以康黨康亦當世之所嘗識也嘗以其下第時過當世天津當世獨許其才不喜其學已聞上召對康有為時公疏言其長短所在推

其疵弊。請燬其所著書曰孔子改制考者。心獨喜其與吾意同也。湖南旣設時務學堂。其官紳並緣時務報推梁啟超爲主講。而公從之。及湘報與學堂所論有疵。公則爲之遏其漸。剖析而更張之。吾未見其爲誰氏黨也。自吾束髮讀書。慕思曾文正公之爲人而願覩當時之親炙者。若張濂卿先生。若吳冀州。旣師友之矣。若公。若奉新許公。皆以其在位不往而通。然猶頗記光緒九年得公與學士張君佩綸互訐之稿。壹皆不識。而心祀公也。其後公獨尙余之文學而託以孫。而許公撫廣東。亦介吳冀州。必余往。許公不言維新者。方裁缺欲歸。公詒書督勸甚摯。許公曰。豈須我耶。余曰。不然。此公義相取。陳公何必舊。公又何必新耶。及公斥。三巡撫缺罷。裁而許公亦用讒廢。東錄。死

而無人惜之。然則公雖不如往日之所爲。又豈得全於玆世哉。公諱寶箴。字右銘。按狀。公曾祖諱騰達者。始由閩上杭遷義寧竹墩里。祖諱克繩。用孝義化服鄉里。學者稱爲韶亭先生。父諱偉琳。母李氏。並有懿德高行。在郭侍郎嵩燾所著文中。公生而顧視落落然。七歲始宿外塾。則謂其師曰。昨有不能寐者三人。我父我母及我是也。年二十一。舉於鄉。從父治鄉團抵粵寇。父勞卒。哀毀得狂症。已仍戰寇保其鄉。咸豐十年。入都會試。留交其俊。又文宗狩熱河。頗有所建白於樞府。已而走湖南。就易公佩紳羅公亭奎。所謂果健營者。與俱拒寇來鳳龍山間。石達開以十萬衆來犯。糧且盡。公乃風雪中著單絮衣走永順募糧。矢與營士凍餓。感動郡守。輸銀米濟軍。而守益堅。寇不逞

引去。駱文正公督四川。遴果健嘗與俱。而公歸省母。出就曾文正公安慶。文正公絕重之。李公鴻裔典幕職。且挾公代己。公樂親戰事。則之席公寶田江西軍。言於沈文肅公。使席公大重。頗為席公設奇策殲羣寇禽洪福瑱。江西平。敘公官知府。再就曾文正公江寧。文正公改督直隸。公乃以養母就官湖南。始終調護席公平苗之軍。俾不為讒搆。而功以成。擢道員。經理苗疆善後事。懲治寧遠豪族歐陽氏之械鬬。皆有功績可述。署辰永沅靖道也。其治曰鎮筸。故苗疆。務和民苗。安其習。憂其僻萬山無以養。教之以植茶種竹樹。招人製鉋。使種藷為糧。名之曰藷絲。及為巡撫閱兵至鎮筸。則倚藷絲佐糧者多矣。丁母憂。服闋。授河北道。三年。河不為災。而盜歛迹。創致用精舍。遴三州

之秀延師教之擢浙江按察使數月以前河南臨刑呼冤獄免官則與張君互訐時也其語頗傳於士大夫間免歸而護湖南巡撫龐公奏起公辭以疾彭剛直公防廣東旨交差遣不赴張公之洞方督兩廣奏調公公一行而河大決鄭州詔襄李文正公治河文正公不即用公言河不時塞公歸十五年秋今相國王公撫河南奏公愛惜羽毛宜特用遂召入都十六年授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加頭品頂戴爲治大放胡文忠公務飭吏清訟原而聯以情手書勸勉人傳其與總督張公廷諍至不懌而卒從之十九年再署布政使二十年冬中東戰事亟擢直隸布政使入對公見上憂勞顏悴甚請日讀聖祖御纂周易庶得變而不失其常之道他所陳奏語尤多懇懇流涕上以是

知公忠也。督糧臺。命專摺奏事。明年。遂擢湖南。蓋公一生行事之大者在湖南。尤習於湖南。樂用其人。人亦樂之。想以一隅致富强爲天下倡。而務分官權與民。故湘之人興起者太半。其頑者一二。中立審勢者裁二三而已。寗鄉已革道員周漢者。積以張揭帖攻西敎煽亂爲總督所治。而時人多獎謂忠義。及是復刋帖布鄉縣。公聞。傳燬其帖。漢復毆傳吏。公怒。下之獄。而湘士之頑者乃造作蜚語謗公政。變而向之中立者亦人人擠公。必盡反其所爲而後已。故公所施於湖南者。獨礦務局已獲優利得不廢。而保衛局民愛之私沿其法。亦非其初矣。嗚呼。事之對待也無終。由周漢事觀之。則今日北方之團匪。又豈得謂之非義民者耶。而公瀕死戀戀於兩宮。孰料兩宮顚沛至此

耶公爲我言咸豐十一年京師酒樓見圓明園火搥案大號遂欲輟文學討時事奮其愚陋庶幾乎一日之强而今不堪令公見矣故余旣哭公又不能無幸於公之前歿爲尤痛者也公爲人大口脩頤意量超然無窮達於其心吾獨送女湖北時從公語不及旬公遂去之直隸公於詩文果不多爲爲則精粹有法自吾女言之公絕貧在官不能請貸於婿友則時時典其衣裘今所謂峭廬者即其配黃夫人葬處營生壙而廬其旁此外無一壠也黃夫人義寧老儒諱彩意女有兄錫禧官訓導年十八歸公孝事李太夫人數十年公自以爲不及而公廉實夫人助之終身布衣襦吾女言其嫁時衣夫人有不識者故絕不敢服以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公巡撫任所享年六

十有六。公享年七十。子男二人。長三立。即伯嚴。吏部主事。政變并革職。次三

畏出後叔父。前殁。女二人。長適席公寶田之子襲騎都尉候選道曜衡。次殤。

孫六人。曾孫二人。銘曰。

清有聖帝聖自躬。非彼眇末能加聰。有臣一人爲臣宗。吾見舊誼填心胸。萬

世之遇一世逢。運則不至征罹凶。浩浩民劫方未終。臣不待矣年命窮。瀕危

但祝安兩宮。後人有惟公是崇。或由困辱公思忠。遂憑吾文求其蹤。青山之

原西山東。

陳氏女墓碣銘

義寧陳公墓西南二里許曰趙家塝者。將爲冢孫衡恪婦范氏葬處。而其舅

屬其父爲之銘。嗚。呼吾乃銘吾女耶。女之歿。吾夫婦皆居父喪。逾月。其舅亦遭父喪。故雖其夫與其兄弟皆不得極哀。此尤可哀也。女歿江寗。吾及吾婦赴外舅喪桐城。過江寗。不忍入而哭。時北方亂。沿江日有警。婦言我曰兒不得生還通州。今俾其柩得葬通州乎。且告伯嚴。聞遭喪而罷。然伯嚴遂以營父喪故。幷營吾女葬於此。女出前母吳。而成於今母。適陳氏。人皆謂其有母風。然女從母天津。誠學三年。耳十九而嫁。遽不失令名於陳氏。其性質亦優也。女名孝嫦。生二子。曰祀。曰二郵。年二十五。銘曰。

吾去矣。不得待汝來。而臨穴。則父子之恩止於此。雖然此陳氏之所重之吾文。更閱千百年。汝墓不毀。

外舅竹山君傳

范當世曰吾哭姚竹山於桐城聞北亂而走歸歸無幾時又哭陳中丞於新建昔吾兩來江西皆以竹山君令安福故故入其境而思之矣觀於陳氏之峭廬距城三四十里營於山中四無人居則疑與夫姚氏所營挂車山之廬無以異也陳伯嚴曰竹山君何如人也余曰守其學性澹然不知有世害人也曾文正公以其名父之子也而敎之敘其軍勞而與之官居安福數年民旣悅便之君則一日不怡上病於大府今兩江總督新寧劉公方撫江西慰留之不可而昧昧然奉母還桐城結屋挂車山中若將終焉然君之養母也侈奇怪珍異之藥無不儲而甘脆讌賞之需無不致也數年畢蕩其產比謀

食於外猶將其母爲娛樂計群公不復能爲之地因而大困起病索原官及
母夫人終於安福之官舍君年且六十矣然君葬畢遂無以爲生而負累數
千金率以官爲券服除詣銓吏部部吏來告曰明有竹山陽湖之兩缺其優
劣相萬也君與某者各以籤得之與我錢則君陽湖矣君怒叱之去明日肅
衣冠至部部諭曰某應生當得陽湖也君笑而就竹山總督嘗識君詩矣又
以時入中丞公之言換君大縣君事道府皆應古典府賢人也父事君道紈
袴子也嫉君而遂汚之總督不爲之辨但還君竹山君恥不就復仍回竹山
數月而事有爲君所不然者君乃決曰吾不復濡忍於斯矣稱病得代爲詩
以道其將歸之樂然無幾日遂歿於竹山竹山之人哀其無還喪貲也爲具

舟而送之悲。夫。以君之早日退居山中。及莫年而反出。壓於上官。不俾稍行其意。而猶不得歸。及若中丞公之於世也。方且得志行道矣。乃反遷闕偃仰病死於茲廬。二者跡弗類。而其實相因。皆非一人一家之可爲悼痛者也。君之姻連皆有文。其葬也。有爲之銘矣。余特錄斯語以爲之傳。

護理江西巡撫張筱傳方伯七十壽序（代）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之吉。爲我中丞桐城張公七十慶辰。於時北方亂未定。兩宮西狩。公內保疆土。外濟兵食於行在。殫懷致忠。寢饋惕息。申誡百執事毋言舉觴。我之同官相謂曰。今縱不得遂爲公壽。獨不可導揚公之盛業以風厲末俗。因廣其說以釋公憂乎。問其所欲言。皆曰。國家自康雍鼎盛之間。

仍父子宰相爲天子所敬異無若文端文和兩公自文和閱五傳而至公歷久而彌亨不懈而益隆吾聞國之元氣恆與故家舊族相因依故宣王中興以召虎而孟子覘國於世臣以相祚之方興而知我國家靈長之基愈無替也余曰子知其一而未知其二得半而遺全者也夫仍世父子以儒相則有若漢之韋賢玄成者矣大臣至爲天子所尤異絕百寮而禮之則若張安世延壽者亦可謂盛矣然而安世之後不免有幸臣而韋氏雖傳國數四亦不復有聞人焉何哉蓋勳業者氣之所爲其氣不由昌明雄膽而來不足以敦大而成裕而事不積於細微功不成於至困則雖負高明絕異之質而亦不能自拔於人人故國憂所以啟聖而家難足以興賢自古及今不易之理也

人知張公之襲舊澤爲名臣。而豈知其經歷患害以至於斯有單門素士所不及者乎。公爲文和公之世嫡。文和公雖不治生產。子孫猶用顧藉。遭遇粵匪而其家始蕩然無存。公之大父雎甯公殉節城間。公乃茹忍至痛。詭隨賊中。得含斂。然後以宵夜縋城而出。墜人積中。竟得生。求親而共匿。無幾贈公又下世。獨奉其母夫人以居。蓋至同治三年舉江南鄉試。而公已備歷百艱矣。十三年。成進士。年且四十餘。論者謂宜亟亟焉筮仕爲門戶計。公曰。吾豈以三公易一日哉。竟歸事太夫人。太夫人之病中。躬廁牏自浣滌之。數年不衰。服除。始以道員需次直隸。及天子授公爲通永道。大臣皆以公系出二相。風采隱然。異日公輔資也。而不知其由困苦篤行來也。我江西吏人之始見

公皆嚴憚之及久而承事則公固勤勤懇懇如父師然不知其爲貴人也事無鉅若細皆手自料簡而身先之又若不知其爲大府也酉戌之間天子懲於夷患奮然欲更新詔書日三四至公則事事綜核名實纖悉無俾遺其後天子有疾諸所建置罷不爲而公之勤劬猶昔不以世變異操其素所樹立者然不可易也今者四夷乘我之稍懈而亂中國以煩公憂以至天子下詔痛罪己而小大民吏皆不敢偷焉悅樂其生然則爲一說以進於公曰公毋憂世變亟也構禍愈大更新愈無難安知我皇上再奠區宇之夙志不成於茲時而聖祖世宗肇造之隆規不復見於今日乎若然則以公之賢且將由疆圻而參密勿紹文端文和之後永爲聖清弼丕丕基也公聞斯言其將不

以爲貢諛之常而穆然於家國相維繫之理與盛衰交倚伏之故信有如斯者乎信也則足以解公憂矣同官皆曰善於是乎進

汪劍星刺史壽序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之吉爲我州牧汪君五十覽揆之辰於是君任通州九年矣每年是日州之父兄子弟願樂君者皆欲進而爲君壽君則時其豐穰無事而亦或聽客之所爲相從飲酒爲樂獨至今年而北方亂久不定兩宮幸山陝君惄然不安於心誡我邦人士毋言舉觴邦人士曰夫臨觴而不舉者君之誼也欲君之貴壽而致祝於君身此我民之私君之所不能禁也惟是君之才任公卿而充吾願樂之意則遂欲其究極年歲而永永與吾民相

依此於頌讚爲不宜予宿於文者亦有說以處此乎當世日有蓋太史公憫漢吏之酷稱述子產孫叔敖之治行以譏切當時而循吏之名以立及孝宣帝起閭閻知民所疾苦謂官數變易則下不得安故二千石有治理著聞者輒璽書勸勉增秩賜金或至關內侯而公卿即由此選焉漢之循良於斯爲盛然自班孟堅所稱王成黃霸之屬已不免有僞飾增加冀蒙顯賞者矣由斯而降與於斯選者代無幾人而誠否且不可知何者上者不能無以喜怒愛憎去取人而士大夫希世進用之心雖賢知不免治道萬端而莫罄惟久於其任爲最難也明一代循吏首推況鍾鍾知蘇州至十九年之多聽轅門鼓吹送女者曰吾來時此女方乳耳故鍾之利於民則吾知其誠利於民也

今安得有十九年之知府耶。方我君之初來。則亦不自意其能如斯久也。日汲汲然進州人而討之。築五壩。祛百年之患。清保甲。選士而分屬焉。通官民之閼。窮僻遠之姦。興復至聖廟堂之雅樂。月肄而時習之。豪宗巨商爲不利於吾民者抗而復之。自城隍以至公廨無不修自教養大政以至官醫義渡無不爲。故君甫來三數年間有明旦日昃之勤。及是而興作亦稍稀矣。君豈惰於昔日哉。此乃君之化成而行治。與我民相安於無事時也。北方麋爛。江表宴然。而通州尤號爲極治。大府臚君嘉績上之朝。仍乞天子弗召。獎勉留治。如漢宣帝時。故吾人之幸蒙茲休。則出於上者之賜也。君亦愛戀茲土。無欲去之心。吾嘗與君揚沿江之沙。經行林木晻藹中。童穉拍手而歌盈路。吾

笑謂君得一州而理如家人父子之相愛雖平世猶甘樂之矣君雖巽辭不勝顧未嘗不深韙吾言也然則遂充吾意祝君之恆久於此如明之況君幸也國亂平而時復康則自今以往且歲歲爲君壽焉寧非古之所謂吉祥善事者耶而君豈有不樂聞者耶我父兄子弟皆曰然遂書以進

范伯子文集

卷第十

通州范當世无錯

草堂先生墓志銘

先生有李白杜甫氏之胸襟而無其遇。故其爲歌詩殆徹至矣。而放浪奇肆不可以僞爲也。先生亦知之而絕不爲。故其詩無假象焉。爲人一如其詩。同治九年。吾與先生長子磬碩選入學。始識先生。十二年。先生試爲選拔貢生。優等與於茲試者惟磬碩一人。先生曰。吾危欲失之。自斯不復進取。光緒六七年。間吾再至先生所居呂四場。其時吾已游事張劉兩先生。以所業質先

生。先生欣然。亦令磐碩出游。而送之河干曰。子其一與公之無吝。於時曉陰晦。吾微見先生送我有淚痕。故每念之也。悲夫。士一去其鄉而游。則如以船筏著濤浪間。惟風之所使。如傾豆盤而散之地。遠近莫或得自置焉者。雖以我與磐碩之互相持。然視先生純白無過之體不逮遠矣。而先生顧猶以不游爲恨。先生前此。每年一至州。尋吾父爲笑樂。間亦和歌以相娛。及吾父沒。先生來書曰。吾不哀者父。吾不忍見者兄弟也。蓋先生亦篤老且病矣。先生姓李氏。諱芸暉。草堂其字。通州靜海鄉之世族也。有詩殆二千首。娶於江。生子安完。宗安即磐碩。今易名宰之。進士。總理衙門章京。用北亂走歸。得侍先生疾。書告當世曰。吾父雖疾甚。神明湛然。誠他日必肖堂銘我而季直書之。

故吾急次先生大畧而系以銘。庶及先生見也。銘曰。此純懿之人。詩載其神。墓藏其身。閱千萬世。其永珍。

公祭草堂先生文

年月日。范當世等謹以羊豕肴酒祭於草堂先生之靈曰。嗚呼。古之君子。臨老成之喪則莫不痛惜。豈有他哉。年華易於彫謝。德業久而消磨。天禍人敗。傷殘實多。故行輩日上而名節亦與之嵯峨者。此乃百中而未得一焉。有之則足以鎭壓流俗而挽囘十一之頹波。惟先生之行誼。應漢時之儒科。比投老而不仕。養無窮之天和。詩無怨誹。醉不儌倖。夫當之而色綏。僻士不能以行。頗昔揚子雲推蜀嚴之德。以爲隨和無以加也。然則如先生者亦奚非

通州之寶玉●而忍見其沉沒於山阿●屬當端剛之亂●萬姓困於網羅●仁人志士●有淚如河●人亡國瘁●重哀奈何●陳辭釃酒●以寫滂沱●嗚呼哀哉●尙饗●

孫芸軒先生哀辭

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孫芸軒先生年八十四卒於家●其故人之孤范當世哀之慟●曰●嗚呼●今幷求若似吾父者而不可得矣●方吾父之初喪●公屢就而撫視我●吾見其坐而鬚眉動●則長號不能以自休●然其後亦愈慕見公●公熟於葬書●吾父之葬也●大風雪中●從始迨終●視惟謹●公長於吾父者十年●莫敢當其勞者●公故隆然自以爲誼應爾也●間餽以酒二樽●公則親來反其一●公徒行不以杖●必固請●然後得以輿送之●前公歿之十餘日●猶聞其

日臨視保嬰事而皆以與則竊憂其衰無幾而公歿矣公爲人篤於親敬於友朋自同光以來知吾州老皆禮請而屬以事公不甚媚悅人亦無取怨惡澹然而已吁今天下變益亟矣老成之人舉無所用於世非老成之過也公嘗從吾家步出門吾從其後凡吾州之道路皆亂石崎嶇不良於行吾謂公誰始此者公曰此豈無用哉譬城圍而力盡令下取石子搏擊猶足當勝兵數萬人俾後生聞之將不笑公言爲太迂乎吾以是歎公之誠而益以悲世也辭曰

惟范生之里處兮有父事之一人屬傷悲於陟岵兮益慕類而拳拳夫何後先祖謝兮曾不越乎兩年謂老成不裨於時用兮奚以憫夫俗尙之推遷彼

考終於叔末。猶太古之歸全。縱無生而何憾。覺生者之可憐。會顛連於亂世。重孤兒之咎愆。聚私衷於公歎。藉一辭以傳焉。

奉府君入忠孝祠告文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朔日乙未。長子當世謹以羊豕告於顯考府君之靈曰。昔者府君聞人之稱孝。則掩耳而欲逃。迨府君謝賓客。而大夫君子遂以府君之孝行列上之朝。且曰此彝倫之公理。不容聽其揜遏而不昭。今朝命下矣。春秋祀典。與忠義爲曹。敬從有司之後。奉府君之神主往即於次。而不孝之去府君也。乃自此其益遙。哀哉尚饗。

代汪州主祭文

年月日知通州事汪樹堂謹以羊豕告於孝子范君之靈曰惟君之孝德兼百行而有成堂得與於褒揚之列亦庶幾乎守土之光榮國家忠義孝弟之祀列於至聖豆籩之次例得以學政代行而堂與君有一日之雅故於其入廟之日不可不親陳奠斝以妥君之靈尚饗

貤封通奉大夫浙江候補知縣林君墓志銘

無錫林君稚眉爲其伯兄之事狀而張季直持以授余曰子其爲銘之稚眉吾所知蓋可信也其言曰吾兄自十一歲從吾父官江西遭吉安城陷而吾父方被寇圍於信豐吾母奉吾大母提挈稚弱日遷徙無常吾兄即未嘗不獨留居後屢瀕危而獲免既免未嘗不力學年十九則之左文襄所部王開

琳軍。從征江西皖南浙閩。遂至廣東。於克復嘉應州敘官知縣。臨當之浙江。而吾父誨之曰。汝不貪。吾信汝。汝第無濫交。無忽獄。無巧宦以競名而已。於時吾兄甫逾冠。大吏少之。及試以事。未嘗不辦。治年二十五。則遭吾父之喪。吾兄雖甚哀。至其營葬事。一木一石。皆手自置也。服除。反浙。遂署青田。署淳安會稽桐廬。兼署建德署東陽永康。凡歷七縣。所至皆以治獄爲兢兢。務無以聲色加人而不得其情。或至通宵不寐。於會稽治一因姦服毒案。七晝夜而情得。好事者至畫以紀之。於青田也。遭旱荒。米商居奇。吾兄自以錢糴寄波米至而價立平。於淳安也。民既被水災。吾兄則多爲之方以救溺死。而桐廬居萬山之中。溪水往往暴漲沒田畝。吾兄因創築保禾壩。而桐廬至今無

水患焉。東陽鹽商歲與令千金。吾兄移以給東白書院士子。去東陽一年。復奉檄往治獄。民士依依泣。過於去時。及去年而吾兄卸永康。將以省母江寧寓廬。大府留治衢州之亂案。吾兄以其事鉅而寃衆也。適患疾。日扶擕而入讞局。案雖以結。病竟從此不可爲。亦竟不能省母。彌留之前夕。而永康之人有來營求吾兄再任者。雖其愚。亦以重吾哀也。稚眉又曰。吾兄之友。愛非常人所能也。其撫吾弟妹。至數十年而未始有閒言。今也吾兄無子而子吾子。吾以吾所例當得之封貤封吾兄嫂。何以加於兄哉。嗚呼。稚眉言摯矣。吾以謂君生於亂世。卒於亂世。四五十年之間。內以行其孝友於家。而外有一二及於氓庶。其於爲人亦何愧之有耶。君諱志仁。字少眉。所著詩曰心齋吟草。

蓋亦自號爲心齋。先世安徽婺源人。至君高祖始遷無錫。遂爲無錫人。曾祖
諱光壁。太學生。鄉飲大賓。祖諱昌儀。太學生。考諱祖壽。官江西宜春縣知縣。
三世皆以君弟志道貴。贈通奉大夫。君弟二人。志道志禮。志道即稚眉也。官
直隸候補道。君初娶張氏。繼娶周氏。皆前卒。妾錢氏。亦無所出。君以光緒二
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年五十六卒於杭州。稚眉率其嗣子祥慈奉喪以歸。卜
以八月二十日葬君祖塋迤西戴家山之麓。酉卯兼庚申向。以周夫人祔。銘
曰。
君有兆姓吏爲歸。父有衆子兄焉依。令縣縣得良吏。而家家遇賢兄。何民困
之不蘇。而人才之不遂耶。哀君之爲不顯於世。我銘昭之以慰其弟。

誥封一品太夫人萬母田太夫人墓志銘

吾友萬星濤之母田太夫人卒於漢陽里第。吾夫婦既各爲輓辭付郵。逾年。星濤乃命其僕抵書通州曰。吾爲吾母相地得葬有日矣。必吾子銘。其稱述母行則曰。吾母自十六歲來歸。度事我大母朱太夫人至百歲而終。未嘗一日不當其意。始時吾家已中落。遭亂益以貧窶。而吾父竟賴吾母之助。幷力復興其家。及吾家稍裕。吾父則壹樂分財與人。吾母益與同志。間乃曰。今之士夫勇於據財而怯於爲善。甚非爲子孫長遠計也。故吾父所施於鄉者數鉅萬矣。父沒之明年。今湖廣總督張公創兩湖書院而困於財。吾母立出其所蓄六千金命上之。曰。張公此舉。大有造於我楚人。吾但願若曹多讀書。不

願以多金遺若曹也。其歲時振卹戚里孤貧。或皆不俟其自言。且未有厭其煩瀆者。嗚呼。星濤之言是也。以吾所知星濤之徒友。其始半皆窶儒。星濤時其急。請於太夫人而厚周之。至再至三而不厭。星濤顧不肯言耳。曩吾夫婦送女至江夏。太夫人悅吾婦而留之。命酒而促之飲。醉則示以盈篋之柑曰。速若醒。為我說古記也。去則惜曰。安得越數千里而與若言。其愛樂儒文出於天性。此宜星濤兄弟之學成邁衆而得朋多也。星濤官江南。太夫人既就養。及去年六月。京師急。江蘇巡撫檄從勤王。太夫人遂促之行。而自挈兩孫還漢。星濤既罷不行。檄護蘇松太屬教堂。道聞太夫人病。而走歸。太夫人猶怒其私廢公也。然無幾卒矣。星濤之父曰贈榮祿大夫知府銜浙江補用同

知諱正紃。先太夫人十一年。卒太夫人卒以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享年七十有七。葬以二十七年某月某日某某山之原。子男三人。長大璜。中書科中書。早卒。遺腹一子。昭度。花翎候選道。今爲承重孫。次中立。舉人。三品銜江蘇候補道。即星濤也。次琨。由廣東海豐縣知縣改官三品銜浙江候補知府。女二人。長適舉人德安府學訓導呂璜。次適監生張光顯。早寡。孫三人。孫女二人。曾孫一人。銘曰。

女學廢矣坤無儀。有鬱厥德天成之。每曠一遇福不貲。舉所附著咸受施。子姓食報眞其遺。孰居儉約忘銖錙。誰薄富厚勤書詩。惟母有德人盡知。吾爲銘之千世垂。

誥授資政大夫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朱君墓志銘

故通政朱景唐先生之季子輯齋刺史筦榷通州。既年滿。則歸葬其伯兄詹事君。而過以銘辭相屬。余嘗以輯齋安雅不類世俗。有味乎其人。而因想見其父兄之德。又嘗從吾師張濂卿先生受其所爲通政公墓刻之文而審其世次矣。銘固莫余宜。按狀。君諱琛。字獻廷。一字小唐。實爲通政公之長子。通政公卒時。君年才二十五。貧至不自存。然且畢葬其八世祖以下十三棺。以卒父志。而身自依江蘇學政從校文爲活。比鄉試中式。而泣。則同治九年庚午也。辛未會試成進士。改庶吉士。甲戌散館一等。授編修。乙亥。大考翰詹二等。賞大卷江綢。充廣東鄉試副考官。丙子。順天鄉試同考官。壬午。浙江鄉試

副考官癸未一歲中累遷至洗馬乙酉轉侍讀丙戌補日講起居注官戊子京察一等遷庶子己丑遷侍講學士賞三品銜庚寅會試同考官轉侍讀學士辛卯順天武鄉試副考官壬辰晉詹事癸巳四川鄉試正考官甲午正月賜宴慈寧宮頒賞珍物旋以京察休致君立朝不務爲表襮循分供職亦不妄有所言傳於人者獨戊子請罷修鐵路以安畿輔庚寅順直水災請賑卹兩疏而已其留中不發者雖所自訂年譜亦不言其何事也私居危坐則臧獲莫能測其喜怒而自名其齋曰觀所養尤篤於友愛自通政公在時兩弟瑜瑞皆君自敎之厥後授室入官君亦勞之如父乃至女弟及諸姪女適人者於其生有子女及存若歿欣戚皆見於其書君既休則主上海龍門書院

而君次弟卒官湖北哀之成疾輯齋莞榷如皋閒月則兄弟往復相覩又約許氏妹同居江寧至寧兩月而病卒實歲丁酉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六嗚呼君德人也其致位通顯乃以聲律對偶之文不以其德而去之亦不以其罪所從來久矣然自君休之歲而有中日之難繼之以戊戌之難庚子之難禍流搢紳衣冠掃地而科舉亦因以變革求復如君家父子仍世雍容蔚爲太平之文學胡可得耶而以先師之銘通政公至余今日而銘君二十餘年之間世變遽已如此亦重可悲也君初娶胡夫人生一子二女皆殤身亦感疾卒君以次弟之子祐蕃爲主後將婚又殤繼娶方夫人亦無所出臨沒更命以輯齋之子某爲主後葬以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某月某日某某山

之原。銘曰。

君涇人。貫貴溪。葬父南陵卜爲之宅。羈有定東南陲。卒葬於涇無不宜。厥考相望其勿悲。世有令德人所思。更閱千世無或隳。

卷第十一

通州范當世无錯

馮君開父墓志銘

君患瘧。間兩日一作。作已而起居飲食亦漸復焉。一日甫已。而友人王銘勳病危。君走為禱求方。又頗為營喪具。勞兩晨。徧走城之四隅。比患再作而竟不復起。然前君沒之七八日。沙元炳金鉽等輩即其家置酒壽君七十。君猶起步室中。而君子明醫且乞言於余。及余送王銘勳喪柩至南郊。還過君門君既小歛矣。明醫泣言君所以疾甚。且伏而號曰。不圖不得先生壽吾父。乃

侯先生銘也。嗚呼悲夫。余銘君固宜。君既老困不遇。家又落。不得發抒其意。時或爲小善。無足道者。獨余十四歲從君爲文。會君雖貧。猶愛樂文士。君配包孺人尤信重。余時時提明馨而詔之曰。汝視若也。於時明馨僅數歲。而其後竟能讀書賣文以養其父。通於四方賢士大夫以宣其父母之隱德。惜乎包孺人之不及見。而君固已身受之。余亦從而悲樂之矣。君又忘身以徇人之急。其信義足以取重於人。人是宜有銘。銘曰。

通州世族曰馮氏。運昌其名開父字。歲在辛丑九月死。七十逾期十日。其鄉人立諡諡君美。宣著令德賴有子。執式君墓吾銘視。

題黃漳浦手札

往視稚農來吾州。州人或相驚告。謂其以番錢七十枚購黃漳浦遺札七通。蓋出於某氏之所藏。而惜乎其子孫不能守也。稚農則亦迫於行而索題於潤生及余。遺此卷而去。余發而讀之。則所謂七通者東厓相國之所輯。至陳恭父題此卷時已但有五通。不知彼二通者何日而亡之。令鄭貞之餘情事不備。重可惜也。潤生既有詩。余爲舍弟治行未遑暇。既行。及於州南九十里之丁堰。讀延卿曾泊孤臣獨夜舟之句。因以求信國公之遺迹而不可得。蓋其時特經由吾州而渡海。而吾州人遂處處祠之。此誠出於秉彝之公好。亦由其土之僻。或曠隔數十百年歲而無瑰瑋絕特之士生於其間。故慕想盛名之彥而願其得與於斯也。漳浦。明之信國也。雖其足跡不至乎此。而發視

此卷則精神涕笑如親對焉亦寗不重可寶耶由州而適縣猶吾土也稚農其永葆之

題正定王氏家傳

王道農司馬示以所爲正定王氏家傳余受而卒讀之曰懿乎哉五六百年仕學相承之世家近代所稀有也以余所見獨桐城姚氏先德傳則亦自明以來綿綿延延至於今不絕差爲近之姚氏之先達大率以難進易退爲立身之本故其科目雖盛而利祿之際常不取盈焉余觀王氏仕宦內不過九卿外不過監司而司馬之述其祖訓益懇懇以家道之升降由於天爵之盛衰其風彌近古矣獨其不甚以著述爲事而司馬之曾大父椒園先生與其

世父梅叔先生所學並以釋氏爲歸而司馬亦有跂想眞如之歎以與姚氏之以文學道義爲世範若不相似者然顧吾友嚴幾道之隸西學也嘗推極於西方之教宗而至妙必歸於佛釋了盡空無未有如佛者達識之士通於佛之說而知一切皆幻惟意爲眞即意成空因空定物務令意物之際不隔一塵然後不負其爲我遂乃舍心性而談形氣而格致之事興焉然則因佛理而進求之世運且以更新不特謹守之足以善其家也司馬亦有新家之意乎吾知其進子弟而教之必更以余言爲可採矣

答桂生書

桂生足下承書乃在里中爲舍弟治行卒卒不遑暇然且與內人同讀兩過

讀已而藏之衣襭。冀得間復也。終竟無間。遂攜舍弟至淸江。濡滯累月而後遣之行。身亦還里。度歲篷舟風雪中。至無聊賴。乃取尊書復讀。顧不知足下之尊字。書所稱吾故人諸研齋蔡君嵩等輩。其時皆未嘗道君。而道君者或去年南昌所値之蔡公湛耶。如嘗道君而我忘之。則亦荒矣。他日必以告我。書中約兩事。一以文見詢。一以佛自喜。文則吾不敢謂不知。有論文之兩詩。別紙寫上。而君試參之。佛則吾未之學也。然卽君所求於我之文。亦故我而非今我。我之今日。乃獨皇然於西學之合乎天理周乎人事。而視我向者之所爲幾不成其爲學。且其爲道深博無涯涘。斷斷不盡於已譯之書。而年老舌鈍。不復能往而自求。則因以責之於吾子。望之於吾徒。如秦皇漢武之所

謂三神山未能至而必欲甘心焉者。殊可笑也。足下乃求所謂佛。則亦知佛者乃西學之所從導源否耶。往者西人之談心性也。至佛之說出而信其無以復加矣。佛言空則眞空也。佛言幻則眞幻也。空幻之至。而身世盡歸於無有。以不可控摶之身而居此不必誠有之一世。日日而不已。則亦如何而遣之。是故西人曰不可控摶者我也。不必誠有者物也。而覺其爲我。而覺其爲物。則非物我之能自名而純乎爲意之所指也。就意之所指而一往求之。務明其所以而至乎其極。則形氣之事興而格致之功成。成焉而不可敗。操之而不可使得而遁。此西學之所以爲定詣也。此乃吾向者之所嘗揣。得吾友嚴幾道之傳天演而益信焉者也。足下之所謂佛。其純空之佛耶。抑可以反

而策焉者耶。謂西學周乎人事。乃今則亦什伯其人矣。謂其合乎天理。此則區區一往之謬說。而同者乃不過二三也。然居今日爲後生言。則宜切是非而無所容於客氣。亦不得因駡譏而回惑。故吾向者之所謂文。乃但可爲賢豪之餘事。自憂自喜而不可概之於後生。即足下今者之所謂佛。亦但可爲高明之極境。自性自度。而不可概之於後生者也。足下以爲然乎否乎。書末乃謂孫伯滂私淑吾詩。而忽焉已亡。可爲流涕。佛說信矣。足下益以人命短薄爲憂。然西人作事不顧修短。但取賡續。吾亦有詩曰。作述從容要三世。賸容泣導後生來。此又足與君言相發否。欲見無時。用此逞臆。當世頓首。

白振民孝廉吾州之俊異士也。吾友何眉孫羅而致之南洋公學。蓋以爲大師焉。眉孫歿而總理南洋公學者一歲中數易其人。沈君子培亦嘗尸其事。子培蓋吾友張季直之所嚴事。而吾向者私引爲同類恨未得見焉者也。然振民斯時乃獨辭公學而去。吾竊怪之。猶以爲意氣之適然耳。及余至淸河。人有自上海來者。言彼閒人士倡爲自由之說。其禍爲最烈。而振民若爲之巨擘。余誠怪而不信。亦無以相難也。歲莫歸里。而振民來相勞問。出其所與傅孝廉張訓導同譯之書曰列國歲計政要者請序於余。余觀其書。蓋强弱多寡之所著驗而是非得失之所從出。其理昭然於事物之際。而苦於東西人之不相喻。非譯不傳。振民爲之是也。其譯例若曰。書爲吾國譯也。獨措吾

國不述焉不可。而悉從其序。則吾且自儕於列國。益所不安。故謹譯大清一篇立於上篇之首。而次乃及於亞細亞洲。余深韙其說。振民又以皇室一條屬余爲釐定。余觀各國篇首於其侯王君主生出本末皆詳係之。傅君從其例而書之。益愼。殆不可移。然而書爲我國譯也。吾國人之戴尊親周於婦稚。此亦有不煩質言者乎。振民亦深韙吾說。吾因以竊夫振民辭氣胸臆之間。其去曩人所謂自由者亦遠矣。然而重得此謗者何也。自古文人學士之相非。薄其激極。遂成爲黨禍。而方其萌動。乃常起於隔而不相知。一言一事之舛迕。與夫一二小人之奸。其間皆足以生此也。方今天下狃舊者亦稍稍盡矣。其將出而輔相公卿議維新之政。若子培者不能十數。即振民者亦豈能

百數載而苟其猶有前者不相知之患則吾得仿譯書之例而爲之通其意曰處乎今日之勢年至四五十以往若子培者多憂多懼而並不見以爲可喜者也若夫年裁二三十以來如振民之留心於君國亦憂亦懼兼一自喜其有爲者也少年能深體老成之憂而老成翁樂用少年之喜事即何往而不可爲吾序政要兼及於斯以匡振民且以就正於君子焉

劉旭初之母壽序

吾少時往來東門市上與吾友劉旭初始相見也則心異其人問於先君曰彼何此居闤闠中而神宇疏秀若此先君曰此舊家子也汝不聞徐濤惠之徵時論婿於劉謔呼之爲劉百萬者乎其實劉氏之方興乃以文學治行聞

於時而藏書亦最多不以富也於是先君遂有意乎旭初之爲人而余與之交久爲益熟迫今且三十年矣旭初已能教成其二子爲高材生而身亦致產數千金養育親黨施及於其鄉鄉人推之爲老輩矣一日而旭初於嘗好之所在忽毅然其决絕之若惟恐不勝焉者吾笑而言君年長於吾何所懼耶君感然曰懼母氏之見責也於是余乃深悔其失言而因以知旭初之賢蓋非特種性使然亦其沾濡於母教也傳有之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言根本盛大雖傳之久而衰歇未有不復興者也詩有之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天祐君子之族類必錫以女之似士者而後子孫從之而賢也乃者西人之言理亦往往與吾之古籍相發故其生學家之說曰人之一身常有物

焉轉附於其子。綿綿延延代趨於微異而不可死。或傳之累世而忽有極似遠祖者焉。是謂反種。此貴種之所以爲寶也。而陰陽牉合之閒又必其相宜而相劑。斯其種乃日進於良。夫所謂貴種者何耶。學之精且純焉。而積久遂成爲定質也云爾。所謂相宜相劑者又何耶。德之精且純焉。而積久遂成爲定性也云爾。萬品之差。皆原於質性而成於學。此學校之所以當興而女教之所以尤汲汲也。今太宜人既以其純淑之德作嬪於舊門。力能振起衰歇而勗成其子又篤其孫。此其巍然登壽八十。信可以賀矣。而眇末小子更舉一觴爲太宜人無疆之慶者。則以今天子興學之詔月三四下。羣公卿士奉行若不及。而今而後太宜人之孫若曾玄者遂可以無人不學無世不學而

劉氏之宗乃至一興而不可敗也。豈非古所謂吉祥善事而太宜人實親啓之與。其爲樂豈有涯與。旭初方將率朋以助歡。願得將吾言而偕進也。

卷第十二

通州范當世无錯

通州小學堂宗旨

學堂何爲而作耶。皇上懲甲午庚子之屢敗。變法求强而决然行之者也。夫爭强莫如以兵。强兵莫如以富。何爲而必出於學。曰。此其先務也。兵且有兵學焉。富且有農工商之各學焉。自今無一事可以不學。此特其普通之初級耳。選學童而爲之者。蓋曰立國必資乎人才。而培才當始於子弟。立教必徧乎全國。而變國莫先於秀民也。凡爲學堂之大綱有三。智育體育德育是也。

一事也。人國婦孺之所知。而我之老宿不知。一名也。人國僕隸之所諳。而我之公卿不諳。雖欲開通全國。其道無由。此謂智弱。人皆廉信而好潔。我獨貪詐而喜汚。大而服官行軍名實之間。小而日用道路之際。常被外人之恥笑而曾不自知其所由然也。此謂德弱。人民之精神。國家之血脈也。人國合兵民文武爲一。而我以好勇尙力爲羞。勤惰之習。分堅脆之形。成不待臨戎而勝負決矣。此謂體弱。皇上憤欲變此三弱者而轉爲强。則擧天下之士農工商概納之於學。然則遂用西法耶。非也。凡爲智育者。智之事也。凡爲德育者。仁之事也。凡爲體育者。勇之事也。此中庸所謂三德也。而且有書數焉。智育類也。有禮樂焉。德育類也。有射御焉。體育類也。此孔子所謂六藝也。三德之

所彌綸。六藝之所擴充。而一義行乎其中焉。一義非他。忠愛是也。去家庭之教育。受國家之教育。凡以爲國家用也。修身入羣。以講求一羣之公理。而後可以敵他人之大羣。此在各國之立學莫不皆然。而况皇上含積年之痛。洞然於全國腐敗之故。猝欲與人爭而不可得。則不得不沈思一往望之於學堂者乎。是故學者非盡去其故以與萬國求新不足稱皇上之意。而苟不惟本之求而逐其本。忘乎內之痛而慕於外。則盡驅人適異國可耳。何貴乎有學堂也。顧爲學堂之條例則甚難矣。自中國外各國之人無不學者。約計其學年。則四五歲所居曰蒙學校。七歲至十三歲皆謂之小學校。而有尋常高等之分。十四歲至二十歲皆謂之中學校。而有尋常高等之分。過此則分科

大學校終焉。人一縣而上。居學校且二十年。而秩序釐然不可紊。今明詔所謂州縣小學堂。蓋人國十一二歲之高等小學校也。而尋常之階級未經。并宜有十歲以前之事。顧其所選爲文法較優之學童。此即不容以年限而術之當改。知此者纔十二三焉。猝語高深。既茫然有所未喻。概從淺易。復傲然自謂已知。且羣經爲聖哲之蹟。法宜至中學始爲深語。而不免滋守舊者之疑。外國語亦專門之一。法宜待中學始議博通。而無以饜求新者之望。緣俗情之可否而遷就之。是謂苟且。苟且不可爲也。度事理之行否而變通之。是謂權宜。權宜不可不慎也。州雖小。乃天下之積。學堂雖小。居衆學之先。自我爲之。敢不重耶。是以督念皇上變法之苦心。推原聖人立教之本旨。務俾諸

生開通良知以受衆美。毋若俗士矜惜舊習而塞新機。我亦數十年讀書之人。曾無一二端爲國之用。茲爲可痛。豈容諱哉。勉竭悃誠。以定宗旨。且設爲十目。於普通亦備專門。酌分數班。由尋常而至高等。但使造而能接大中學堂之程度而退。不失爲蒙養學堂之楷模斯已爾。

記如甫老人軼事

老人諱延齡。字大年。通州馮氏。康熙間通州隸揚州府。州錄老人學僮第二。送試於學。道於時取進入學者。例須納棚費十餘金。不者或言雖既得而猶奪之。老人偕往之四人皆前列。無所取貲。老人探囊。計足四人金。謂四人者曰。子不爲士。猶能爲商。公等舍此莫適矣。夜分金投四人牀。亡歸。自茲弗復

進取。至乾隆二十五年。老人年八十餘。遺教析產。猶言吾澹於榮利。無所積以遺子孫。而未嘗不遺之以安。好書令辭。篤雅君子也。光緒二十八年。老人之第五世孫瀓得老人書敗簏中。以示范當世。且曰。幸先生記之。范當世曰。老人之欲貴其友而自沒也。乃不知從其時到今著於學官之籍者已三四千人。而四人者卒莫能紀焉。及若舉老人之風義以傳於世。則一二人而止矣。人顧何爲而不自喜耶。

秋浦雙忠錄序

余八九歲時。聞父老之言黨錮。問何以爲黨。則曰。若子之先太蒙先生與顧憲成高攀龍講學。赫然稱東林黨人者是也。余不忘其言。久之。乃得竊從人

家竊明史諸傳。未嘗有先人之名。私謂此父老夸耳。及至十五六歲。誦先公之書。究觀其本末。然後乃知其進不枉道而退不徇於時。名彼固不以東林自居。其不傳要無足怪。然自其後遇明淸之際名家著述。間有語及先公者。心固未嘗不喜。而夏嗛父所刻吳先生次尾東林本末留都聞見錄二種。於十年前偶得之。其間詒及先公者三事。聞見錄所稱。徒足以見公之丰采耳。其在本末。則吳先生以李三才之爲人折衷於公。聞公之論而心服焉。此最足見先公平生之大概。吾故尤寶其書。謀復刻未果。而去年冬劉子蔥石餽以吳先生文集。又以秋浦雙忠錄屬序於余。余觀之。則嗛父所刻儼然在焉。此眞余所樂序也。雙忠云者。劉子同里之先哲。在宋時有華先生子西先以

韓侂胄當國國諫北伐竄建寧閩士中已復以卑官謀去丞相史彌遠杖死東市宋史列之忠義至明亡之次年而吳先生以諸生受唐王署即家起兵被執不屈以死所謂雙忠者也悲夫悲夫人國之既亡則其勢有若飄風斷蓬之不可控追賢豪長者亦明知之猶欲殫其心而畢其命以爲吾不以捨君父而事仇讐爲爾此其事雖愚而實智乃若其國實介乎存亡之間用此一人爲則亡去此一人爲則立可以興而此一人者乃遂若崇山大陵之不可拔一天下奉之下士不量而攖其鋒則舉而滅死之如螻蟻然無足稍措意也吾故以爲其謀若智而其實乃可謂大愚是以先公有鑒於此立朝無幾彈一奸相不果以爲吾不可以復苟祿遂去而還其鄉專以教化風俗自

任而冥心時局者四五十年啟禎之間削奪遷擢如弗聞也者人號之為眞隱公其樂以隱終乎哉其有所傷心於此矣雖然華吳兩先生之所就匪以為名而各致其一死以動天下羞惡之心以為黨奸事讐之大戒此即先人不願三公之意也此余小子所以反復於茲錄乃不覺沉思而泫然也

聚學軒叢書序

余臥病江寧寓廬劉子葱石使人以一車書至曰我有五洲縮編譯叢書之選今姑以朝鮮近世史往而子覩焉我有聚學軒叢書二百五十一卷今畢以餉子而子為我序之余讀所謂朝鮮近世史者既終篇則哀悲涕零脅痛轉加乃泛覽聚學軒之叢書取其近吾性者六七種以忘吾憂而陳本禮氏

之太玄闔秘且讀之一字不遺。兩日而後卒業。乃作而歎曰。孰使吾國開通至四五千年被文化者猶不過百一。而全國之民至今猶淪於闇昧之域。則豈非文深之過耶。顧文不深則不能歷久而長存。而聖賢魁雄之人常深構其道與精載而之乎萬世。於一世二世之毀譽愛憎曾不稍措意者。以能明此道者鮮。或曠世而不逢其人也。嗟乎嗟乎。又孰使中人以上之資。壹自腐於聲讀故訓之間。頭白而不悔。不但忘其身之別有事。乃至并不敢以作者自居。則豈不因六藝文深舉所謂千一百一之人才盡湮闕於此耶。夫百一乃至於千一。既無論矣。間數世而有萬一之人出焉。則此人之所爲又必訴合於前哲人之所云云。不求近知也。而轉相待所謂後世必有子雲之一語。

不知其為悲為愉者也。蓋六籍以後。惟獨楊氏之文尤號為至深。吾向者嘗與吳冀州共讀其書矣。至兩皆釋於心。則相視而笑。一日。冀州問余以劇秦美新何如。余曰。此必子雲潛為之而未上者。上則不待閱其文即劇秦美新之云莽已殺之而有餘恨矣。冀州欣然。於是乎有讀符命之作。當時固不知有陳氏之書。在今觀陳氏之於玄節解而章疏之。何其智也。然陳氏知玄為刺莽而智不及於美新。亦曰此不能為之諱也云爾。豈非雄文至深閱千數百年而遇陳氏猶有一二之不能盡明者耶。前此二十年。吾與冀州教授於北方。皆以深文為教。後皆悔之。或至相向作危苦之言。以為吾與若之所為皆不成其為學。此則今之慕仰冀州者所不知也。劉子之於世可謂愛深而

思遠者矣。乃其述此刻之緣起則曰。吾刻時務叢書而深有懼於古刻日亡。舊學絕續之際。竊謂此可無懼也。果其書有不可廢者存。則自今以往吾國萬一千一之人因國文而普通。由普通而深造。其必有餘力從容從事乎此。使道愈美而文益珍焉。劉子年未三十。已博通中西而優游及於邃古。非其人耶。吾故樂為序之。以明吾鄉。且願後之撫是刻者皆不徒然也。

周玉山中丞壽序(代)

日者僚友來請曰。周紱之觀察將以發歲正月初吉首塗之山東為其父中丞公及其母吳夫人稱七十之觴。江南同僚謀因紱之獻壽於中丞公而屬其辭於光燾。且為述公之治行與夫人之懿美甚悉。光燾曰。夫人賢固也。周

氏諸子之顯貴而有儒行海內所稀有也。身爲疆吏。則不顧其家。非得賢夫人爲持家而訓子。鮮有不及者矣。周氏諸子之賢。夫人之力也。此宜公之所顧而樂也。若夫稱道公之歷官行事。則余竊謂此不足以爲公壽也已。公生平得力在治河。而其尤嘗殫心者莫大於治獄。此在他人得一皆足以自襮於天下。而公名臣也。自公視之。皆分內應爲之事。無足爲公言者。至其始終贊助李文忠公與列强交際。從容尊俎之間。折衝環牙。而最後之責列强退師收還天津。且聲與淚俱。感動外人。天下賴之。比之諸葛忠武之有替人。爲此則凡今孺子所能言。而自公思之。轉有傷心涕零而不可道者。今日爲公樂。則余益不欲以此爲言。無已。姑就余所聞公之軼事而聊且述之。以志余

之低徊焉。緝之試為我詢於公曰。我聞公之為直隸按察使也。嘗處一縣令既定讞矣。而其人熟於吳京卿摯甫。京卿於時方主講蓮池書院。其人則京卿故人之弟。而京卿實庇佑之以贍故人之妻孥者也。用是頗入其人之言為求解於公。而公弗許。則益據其言為書以達於總督李文忠公。文忠為致其書於公曰。摯甫不妄言者。君覆之可乎。公乃條其事之本末一一就吳書而斥難之。以復於李公。李公大韙公言。謂京卿曰。子所言者情也。而周公所持者法也。吾不能屈法以信情。獄遂定。他日。京卿由保定至天津。從文忠讌語。文忠問曰。屢見周公。何為。京卿曰。彼其好學為不可及也。曰。好之何如。曰。吾見其日讀漢書有常程。且壹皆筆識之。無或間者。於時文忠方日覽管子。

笑曰。吾隨過而隨忘之。不能若彼之勤矣。他日文忠遇公。亦笑而道此。光燾竊嘗聞之友人嘆息以爲三美。而公及今猶憶此否耶。公之待遇僚屬。風采一若文忠公。則吾不知今山東之監司亦有守範不撓若公之往日而公遂屈己以從之者乎。吳京卿者。今所謂教育家也。公之興學於山東。禮羅碩彥。則亦有虛明博洽若京卿其人者乎。論者謂今日疆臣之槩。敝已無復善策之可言。惟有得人以講求吏治。得師以興學。誠求於根本。而機亦自轉。此宜力所得爲。光燾顧日夕求之而未有當也。公其何以教我哉。吏有從山東來者。言公按部時。就輿中爲長句。而屬吏人人誦之。則青萊觀察者時其叢晏無事。和公詩以呈。公不省。曰。汝視我猶能識此耶。有高策妙謨。則幸告我矣。

用是益知公高曠之懷實能遠寄之寥廓之外。而深憂獨念以勤天下。愈有非衆人所及知者。光熹與公幷處危時。復何忍飾詞以相媚悅。惟極知材力之不逮。而又差幸壤地之相接。恨不一釋負擔從公而學觴。因得從容問天下計也。繼之他日還江南。其必能以公言益我夫。

豐利徐氏族譜序

今年春季直來視余疾。告余以師範學校得算學兼體操之教習曰徐由白者。甚稱重之。明日。族子起傑來省余。亦言方從由白受算。問何因識由白。曰。是故豐利場人。見之於江甯。於州之人無不愛。尤愛起傑。以弟畜之。即家而授學焉。且將卜日來見叔父。無幾。果偕起傑來。三揖而進。意篤謹。異於他言

新學少年也無幾又來將其族父曰煥章曰梅仙兩君之命求爲其族譜之序因詢其家世則言其家故以武科爲世業今也廢而家亦稍稍耗矣觀兩君所述之緣起則徐氏自洪武間遷於豐利歷隆慶而始有譜入國朝凡四修之最後爲光緒癸未既續定且付刊矣兩君者之兄曰壽庵者猶以爲未足勞心八年創手稿一千餘紙而病歿兩君雖處約必賡續之以底於成以不沒其兄之勤也噫其可尙也已吾嘗以爲事有變古而之今絕不必吝情於古者有今雖去古已遠而猶必師古之意以爲治者如弓矢校射之爲則豈非三代盛時所嘗合併於禮樂而兼資文武之士所嘗取足於斯焉者乎及乎三代之禮教盡失變而爲强弓毒矢以毒天下無復德讓之意存於其

間。又一變則火器興。而矢石刀矛舉無所用。獨存為武選之一科。而得官且不足比於行伍。此豈有毫末不當廢者。廢之而朝廷不能一一為之。所或疑於恝矣。然如由白之人才乃興於學校。則徐氏之所得為多也。此變古之為利而前之為者可脫灑去也。若夫敬宗收族。此亦由於古昔盛時井田封建以為治。故自天子諸侯以至農夫莫不有宗。宗子收族而族人敬宗。故法易施而民易聚也。三代之不復。宗法變而族制與之俱壞。風俗每世而愈薄。父死而兄弟已不相收。無論疏遠。而如先文正者乃以贍宗族名千年間。為可痛也。方今敵國外患之來已極。於無復加。彼敵人者常能合一種之名族以為大羣。而吾中國乃不能合一家一族以為羣。如之何其不散且亂也。新學

者或不滿於三綱之說。以爲非聖人之言。吾則愈欲增兄弟一綱以救世之敝。彼兄弟迭相爲統。則爲人兄者皆務以教養一家爲事。而其家久而不散。能愛其家然後能愛其族。士大夫之賢能者。於其一族即所謂功德之宗也。彼士大夫皆務以教養一族爲事。則族亦不散。而黨友親故之連結遂有其不容已者。然後乃推愛於一鄉。士大夫之能力推及於一鄉而亦止矣。令天下之賢士大夫皆不出鄉而化成於家族。愛及於鄉人。學校之興又足以整齊而通一之。羣何爲而不合。國何爲而不興哉。凡吾是說。與少年之言自由者不合。獨喜兩君承其兄志而合譜。足以發余之言。而由白又名能愛鄉人者。故因其請而書之。以爲由白永永之勗。且以復於兩君。

顧豯谷先生七十壽序

昔項氏有富貴歸鄉之說。天下誚之。爲其忽王霸之大略而徇匹夫鄉士之見也。及至疏廣受父子相隨出關。則翕然稱之無異辭。以爲士大夫進退之節應如此也。吾嘗獨味項氏之所謂衣錦夜行。乃深得人心之同然。而其理爲不可易。非獨帝王卿相也。設有天帝神佛於此而居之不知誰何之地。則凡民亦仰而視之曰。此爲天帝而已矣。此爲神佛而已矣。其所以得至於此莫從而愉之也。人自少而壯各習於其鄉。出而遊仕四方。則鄉之人耳屬焉。比其反而目屬焉。觀其所得。各道其夙昔以爲樂也。出其所有與親戚交遊共享之。則甘苦益足以相愉。而生人之愉快未有能過焉者也。疏氏之問金

餘幾取宣聖主之恩爲諸老供具曷嘗不與頊氏同指哉顧以知足知止類有道者之言爲史氏所稱美耳然雖至於後世而韓愈氏之送楊巨源猶豔述其時都門之供張而比方楊侯以重其事豈非晚近士大夫苟得無恥求爲去祿利而還其鄉亦絕無而僅有者乎關中蓋從古帝王之都而士大夫祿利之所從出也近古以來天下之大勢乃改而日趨於東南帝者不復以關陝爲意及至甘陝分疆而封圻益僻於行省中反號爲貧弱遊仕者亦非忻焉然獨至今上皇帝二十六年庚子乘輿西狩奉慈輦以行詔以陝西爲行在所旬月之間百度草創文學侍從才辯之臣十不一二至而陝西吏士之能者乃人人思有以自見江浙閩廣之從京師走避或名隸陝西而不得

往者。莫不道上海稱貸以去。惟恐後時。於斯時也。乃獨有挾冠時之文魁倫之才掉頭而不顧咤關吏而東其轅者。豈不異與。則我年丈顧嵯谷先生其人也。先生之甫之陝也。在歲丙戌先子六十之年。先生爲先子稱祝而後行。當世則亦爲先生祝。曰願官成早歸。留其有餘之精神與小子戲也。及歲甲午。先生在醴泉登壽六十。當世則爲文以寄。引狂簡之思以速其歸。而莫敢爲先生必。及是而先生之去也凡十有四年。而竟來歸。相與道鏤言以爲笑樂。觀其飲啗遊詠之際。信乎其有餘也。先生歸兩年而當世病作。或至累月不得相過往。而時聞先生之獨遊。人之盛衰無常。蓋自昔而有之矣。顧每過先生。則啓我未航兩同年必爲我設精具。留與先生共語。爲竟日之歡。此疏

氏子所未嘗有也。吾獨怪先生之在陝西與爲文學契好者。若今署兩江總督滿洲午橋中丞公及今陝西布政使樊君雲門江安督糧道胡君研孫。茲三人者皆頗奏功能於行在。渥荷慈眷而翺翔於數年之中。令先生稍留而與之共事。其所當得豈與彼什百君子驟躐一兩階者同乎哉。而先生竟不留。則吾不知諸君之送之也亦有東都門之歎息否耶。而先生亦可謂之急流勇退者非耶。先生旣毅然決然去紛華而歸寂寞。又不必與彼三人者共遊。而獨喜與不才相晤對。竊其意量之間。豈但前此項氏之說本不足爲先生言。即疏氏所云云又烏足以盡其美哉。今歲甲辰。先生與其配孫夫人並登七十。州人謀以十月之吉爲先生舉觴。屬其辭於當世。當世繼先生之福

祿康豫凡今孺子所能言。而德人之身無美不臻。觀者亦遂有見淺見深之別。故願陳諸義以稱諸爲壽者之意。而先生之覽斯文也。亦將怡然而盡一觴。別與當世有徵契也夫。

范師伯子先生文集後序

桐城文章源於望溪海峰嗣之迄姬傳而大昌門弟子之流衍江蘇最盛江西廣西湖南弗能逮也先師范伯子先生治詩古文辭始師張公濂卿既得吳冀州上下其議論造詣繇是大進後壻於姚氏益得規惜抱之遺緒故夫異之伯言而後江蘇傳桐城學者當巨擘先生焉先生論文意求雅適境尚平澹義貴含蓄法重包縮識罵而有斂慎之心訴謿而有淵穆之氣此其說嘗於與蔡燕生論文書

發之詩歌亦間及文事者與宋南和度論文章生造之法及訓宋南詩論文皆以創爲主猶夫昌黎務去陳言之恉也間嘗論之韓門臚列古文獨輕班氏退之進學解答劉正夫崔立之諸書歷舉前代文人多不言孟堅其徒李習之答王載言書皇甫持正答李生書李漢韓愈文集序孫可之與高錫望書皆出一軌豈不以班氏蹈剿襲遷史之譏而屏之乎集中或間一首述孟子荀卿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韓愈之徒亦不及班氏此則通於韓子者也先生

氣度磊落意傾情摯慈祥充溢而嗔怒胥泯言論皆本至誠而出每構一桀作凝思運神冥若有千聖百王之揖讓於前億齡萬代之承望於後旣偃筆而起傳示朋從亢喉朗誦聲震四座而精采愈見昂初見先生忻然錫以詩歲寒風雪治羊酒招往集徒友環坐驩飲先生撑杯縱談意氣不可一世親炙未久而先生迭遘親喪哀毀病沒今閱十數年乃得覩手定之稿以昂之怐愗何足以闚其萬一惟夫愴感之餘思其人不得而因其遺文以想見丰采議

論旁皇敵罔而不能已於言庸計當與否耶烏乎桐城之學久微世且或引爲詬病昂憶十年前在江南有友人某懇懇問范先生安否願從之游時先生沒已七稔既述其狀神凄志索相與唏噓不置今何世與有爇瓣香浣薇露而擘索先生之遺箸者其必能知先生也乎門人徐昂謹譔

跋

保子潛孫私輯雜報弘於開元爰列文筆存國菁英又以通州先哲之文無有逾於范先生者求得遺稿依期賡印而屬文麟與聞點校俾便初學竊念斷句之法知之者罕始以村塾課童弗利長句彊截以碎而漢魏作家氣息深厚起止殊異詩賦一科句且別於散文近五百年制藝大行又復諧和聲調弗顧頓接陳書萬册謬誤十九蓋有由也先生之文章尤若長空雲氣並海山脈循俗爲之即損

氣勢且背神理先生從子毓時與窮究乃獲竟事校或目
迷工閒亂序譌差之咎詎能俾免幸毓與其世母姚蘊素
先生及兩兄將刋大本會當糾正而潘孫又令爲跋文麟
之愚於先生寧敢有言毓則謂世父知子今並是役本前
緣法若撝謙過甚義在弗爲亦人生之一戾已文麟退而
思之先生孝友於內任恤於外以道自任吐詞爲經其德
醇也遠蹠退之上窺子長排闥溢海凡夫辟易其氣昌也
長揖公卿之閒提挈後進之士豁達之概顯諸豪楮其度

弘也離時派而弗居度古學之中曠獨肆恢張自憂自喜其識遠也昔者荷評少作謂爲才辯縱橫今竭心力能言僅爾甲子之春慨憶周彥升先生有曾逢老輩我生遲之句襟裾既渺同此遐思遂攄情簡末以報澐孫而謝毓也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邑後學曹文麟謹識